

漁人的漁夫 彤管

我一直都相信，人生在世一定有一個使命，使命完成了就可以走了。我也一直都相信，孩子是屬於天主的，父母只是暫時在世上代為照顧。而我們做為父母的最大責任，就是幫助孩子答覆天主的召叫，幫助他們去經驗那種找到並答覆人生使命的喜悅；所以我一直很好奇，天主要我的三個孩子將來做什麼？在他們開聖體的那年，我都會特別為他們祈禱，並希望天主告訴我，天主要他們將來做什麼。但是天主從來都沒有正面回答過我。

在兒子初領聖體後，我發現他對我的中文版的《感恩祭典》，雖然看不懂但卻愛不釋手，於是買了英文的一套三本送他做九歲的生日禮物。之後，他每天晚上的「彌撒」成為我們家的晚禱，長達數月之久。我開始懷疑他可能有事奉教會的聖召，但我將此意念默存在心。只在他成長的過程中，頻頻分辨他是否真的有此召叫。他初領聖體後，曾問過我他是否該當神父，我告訴他，這是天主和他之間的事，我不能回答。領堅証聖事後，又問我同樣的問題，我也再度回答他，那是天主和他之間的事，我不能回答。但是我將這些事默存在心。在他決定入修會後，向他提及這二件事，他一件也不記得！

耶穌會的曾慶導神父曾說，培育孩子聖召，需要給他一個環境和找位神師。所以當兒子要進高中時，我開始祈禱：「如果兒子有做神父的聖召，讓他考上 Bellarmine 這所耶穌會的天主教高中吧！」結果他竟然考上了。我們在鄰近很好的公立高中和 Bellarmine 之間舉棋不定的時候，公立高中一而再地把兒子的選課單遺失，等我們第三次送進選課單後，原本反對的老爸也同意讓他進私立學校了。但小信德的我仍不確定，於是又向天主說，如果兒子有做神父的聖召，讓他有神父老師吧！開學前兩週，收到數學跳班通知，所以原來的老師幾乎全換掉，新老師中竟然有一位老神父，但只教了他一學期英文即得腦癌，很快就去世了。這是兒子第一次和神父有這麼密切的接觸，看到神父老師嚴厲態度的背後，竟然是如此地慈愛。之後，幾乎每年都有神父老師。這四年中他脫胎換骨，從一個膽怯的小男孩，成長為一個充滿自信的年輕人。學校幫助他發展出對社會正義的興趣，我們的教會團體，也提供給他和其他的高中生很多空間，去探索教會和信仰是什麼。

當他進大學後，他從不錯過主日或重大瞻禮的彌撒，但不再參加其他教會活動。我感謝天主，因為在教會環境中長大的他，需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麼運作的，但我經常祈求天主，千萬要記得把他帶回來，不要讓他流連忘返。因為對社會正義的興趣，他參加了很多與政治有關的活動，並整合了他的政治觀與宗教觀。大學畢業後，在灣區找到工作，在工作之餘再度回到他成長的團體中，為團體和高中生服務。這個得天獨厚的孩子，在大家都找不到工作的時候，一位看著他長大的教會阿姨，引導他進入太空總署工作。進入太空總署工作，是他從小學一年級開始的願望，雖然當初申請到六所大學的太空工程系，但是為了父母而放棄了太空工程的夢想，結果仍然如願以償地進入了太空總署工作。

這時我開始意識到時間已經近了。因為在我自己的經驗中，天主總是在滿足我所有的願望之後，才會把那個無怨無悔又無所畏懼的我，帶入更高的境界。因為我替耶穌會的艾立勤神父工作，比較有機會和神父談話；艾神父告訴我，如果兒子想進耶穌會，最好 25 歲要

入會，因為還要讀 11 到 12 年的書。我將之默存於心，放在祈禱中。在他開始工作那年的聖依那爵瞻禮日，他因為好奇耶穌會如何慶祝會祖的瞻禮，進到耶穌會加州省的網站，第一眼看到的是斗大的「聖召」這個字。在網上回答了一些問題後，沒想到竟然收到一堆修會的來信，但他什麼事都沒做。過了一年，又到了聖依那爵瞻禮日，他想想一年過了，什麼都沒做，又進到耶穌會加州省的網站，然後一切就一步一步的發生了。結果兒子真的 25 歲入會。

當他開始有行動後，經歷了很多的掙扎，想了很多從前沒想過的事。耶穌會的聖召神師帶著他仔細又透徹地一一分辨，這時天主也常帶我，在我的祈禱中與他同步分辨，再度將祈禱心得默存於心，信任天主並讓天主主導，同時也在兒子與我的分享中，學習耶穌會的聖召分辨；現在回頭看才領悟，當時的同步分辨是天主在邀請一位母親承行祂的旨意。在兒子做分辨的那段期間，有一次我和艾神父像往常一樣，一起為工作做一小時的靜默祈禱，但這次祈禱中跳出來的竟然不是工作，而是兒子入修會的事。天主讓我想到了兒子以往每年都在家過聖誕節、復活節和生日，因為今後兒子不能再和我們一起過節和過他的生日，我變得非常傷心，意識到這次我和他的臍帶真的要徹底剪斷了。他以後真的將以天下為家，把他所服務的人們當成他的家人。若不是天主在祈禱中提醒，我還真不知道自己會那麼傷心。之後才想到，自己在堂區沒天沒日地上班的那六年，過年過節不也都要上班嗎？堂區教友看到我的時間，不是比我的家人看到我的時間還長嗎？天主教教會的全職事奉不就是這樣的嗎？教會與家庭難以兼顧。那時一位神父教我，要用些創意去製造與家人相聚的日子。原來從前的那些苦日子，是遠矚高瞻的天主在準備我今後的日子。

六年前，發現自己的工作怎麼都與耶穌會有關，而且研究依那爵神操變成我的新嗜好。之後又開始帶神操，等到兒子入修會後我才了解，天主是要我放心地將兒子交給耶穌會。就如同兒子娶媳婦，我們若對準媳婦有所了解的話才能安心。我很慶幸兒子進的是耶穌會加州省的初學院，一個不只注重他們靈性培育而且還顧及他們人性的修院。送他進初學院的那天，家人可以在初學院和他一起吃午餐，下午一起望完彌撒後，家人才離開。當兒子在大門口與我們告別時，負責聖召的那位修士，大步向我們走來；當我們上車時，他陪著兒子有說有笑地走回修院，沒有讓兒子單獨落寞地與我們分離。那時雖然不知道下一次會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他，但是我知道他們會照顧他身心靈的所需。再次見到兒子，已是四個月之後，他更加地成熟了，也更加地英俊挺拔並散發著一種難以形容的優雅氣質。哇！耶穌會的陶成真不是「蓋」的！只不過四個月，竟然有這麼明顯的變化。我真的放心了，那條無形的臍帶可以切斷了！

在初學的日子裡，除了祈禱和讀書還要做家務。愛整齊和禮儀的他，負責了一學期的廁所浴室和一學期的聖堂。不會燒飯菜的他，在輪流燒飯中，學會了找食譜做飯菜，我不再擔心他以後會餓肚子。社會正義和教育是耶穌會的最大使命。初學生們循序漸進地進入社會各角落去體會人間疾與苦，又進入耶穌會的學校教不同年齡的學生和不同科目，並學習在行動中靜觀天主大愛，同時也與耶穌會各省的神父、修士和初學生們打成一片，神父和修士們對初學生們也是愛戴有加；任何一所耶穌會院都成了他們的家，每一位耶穌會士都是他們的兄弟，尤其是一起初學的兄弟們更是親。一直希望有弟弟的他，現在連兄長都有了，而且兄弟滿天下。

聖依那爵分辨的精神之一就是，辨別此時此刻天主要我做什麼，不要跑在天主前面。這也是初學生常要做的功課。耶穌會十一年的陶成中，二年的初學生活將在今年 8 月 9 號在洛杉磯發初願時結束。接下來九年讀書修生的生活，將一步步地進入三年哲學，三年服務，和三年神學。至今，我仍在觀望天主如何一步步的帶領兒子。有些在祈禱中意識到的事，我依舊存默在心讓天主主導，我只要祈禱、觀望和聆聽就好。有時覺得，孩子成年後父母好像成了初學導師一般——要少說但不能不說，要靠天主指引而說但誠血氣爭辯——要幫助他們做決定但又要讓他們覺得是他們自己做的決定，還要成為他們的良師益友，這一切的終極目標，仍是要幫助他們找尋或完成他們的人生使命。而他們的人生使命，可能就如漁人的漁夫這首歌所說，需要跟隨耶穌去找尋另一個海洋，這個海洋或許連父母也不曾去過。

十五年前，我曾經拋棄了我的小船，離開高科技公司的會計之職，跟隨耶穌找到了另一個海洋，以平信徒的身分，全職在天主教教會工作。如今，我將留在這片海洋的岸邊，看著他跟隨耶穌去找尋另一個海洋；同時也為他和另外九位一起入會的修生祈禱，以及和他同時入會但進了道明會的 Gregrey Liu 祈禱。讓我們也一起為華人團體有更多的聖召，克苦祈禱吧！

灣區（聖城通訊）